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聖祖御製序 御製序 總說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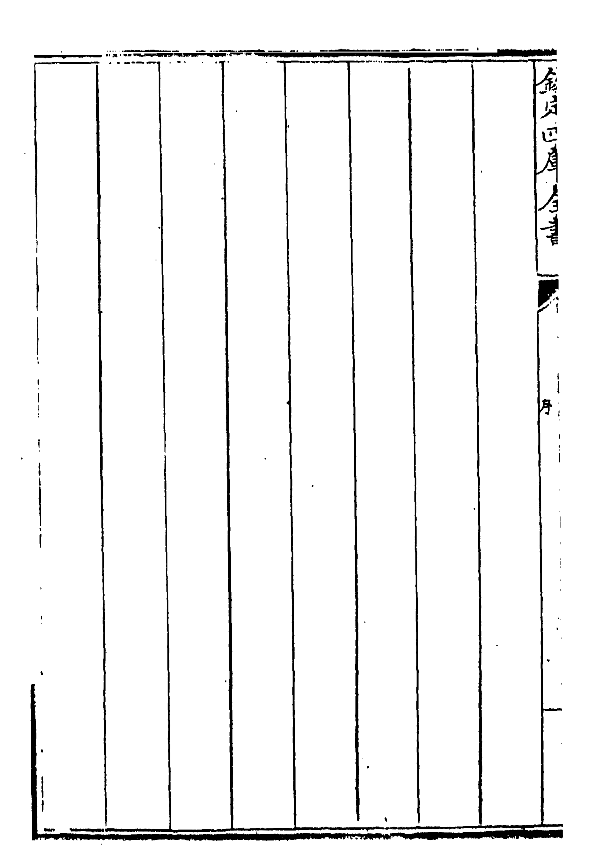
謄錄舉人臣吳壽朋

聖祖仁皇帝御製日講春秋解義序

朕惟春秋者帝王經世之大法史外傳心之要典也大義炳若日星而褒貶筆削微顯婉章非後世所能窺至其立法謹嚴宅心一本忠恕因善惡是非而施予奪焉有正例有變例有事同而辭異有事異而辭同一人之身前後不相掩一人之事功過不妨殊如化工之肖物隨類付形未嘗有所容心於其間後之說經者或穿鑿深文或附會失實固難悉當聖人之心左氏親見聖人

公羊穀梁及門子夏猶彼此牴牾駮互見何況去聖人日遠紛紜探索如漢唐以下董仲舒趙匡啖助諸家乎惟宋康侯胡氏潛心二十年事本左氏義取公穀萃諸家之長勒成一家之書雖持論過激抉隱太嚴未必當日聖心皆然要其本三綱奉九法明王道正人心於春秋大旨十常得其六七較之漢唐以後諸家優矣朕萬幾之暇研精六經竊有慨於春秋經聖人手定其襃鉞本乎王章刑賞原於忠厚義例雖繁而其明白正大

之旨必不如後之說經者委折碎細若此爰命儒臣撰集進講大約以胡氏為宗而去其論之太甚者無傳經文則博採諸儒論注以補之朕亦時有所折衷期歸於一編輯成書朝夕省覽亦欲俾學者有所遵守其於經世大法傳心要典未必無少助云爾



御製

日講春秋解義序

嘗考春秋經文不過萬有六千三百餘言自三傳以後羣儒義疏累數千萬言而微詞隱義之難明者猶十有六七盖是經乃孔子所手定也辭約而義深聖心之所運用每舉一事其義必貫於全經非若他經一章一節各指一事雖有不通而不害其可通者故程朱二子深探力索久之皆見謂難明而止至明初胡氏安國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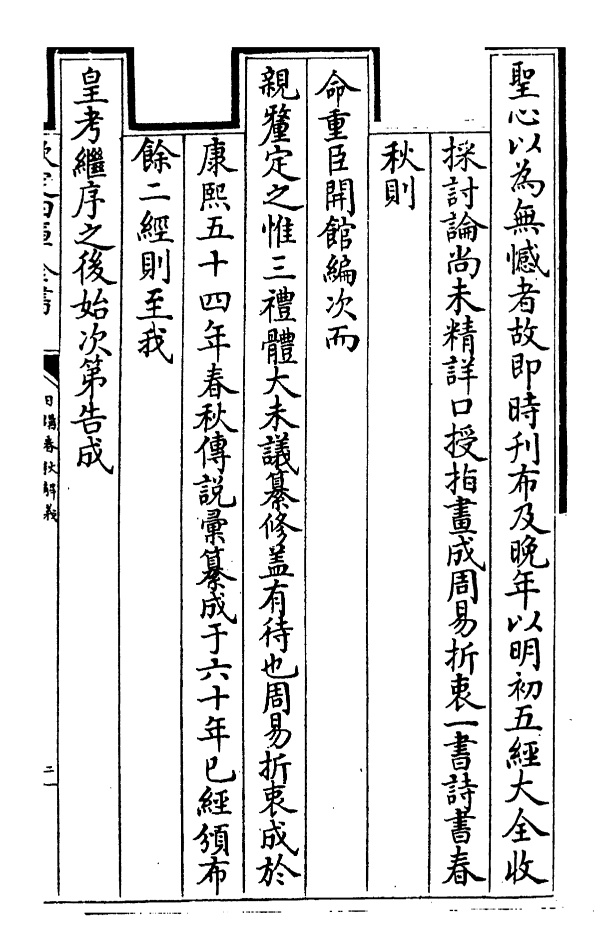
遂獨列於學官以朱子深病是經之難通而教門人姑從胡氏之說也然謂其以義理穿鑿則非義理之真而於聖人筆削之旨未能脗合明矣故自明以來雖著功令科舉之士稟為程式而終不足以服學者之心我

聖祖仁皇帝聰明天亶自少時即篤好經書及

躬攬大政辨色出視朝裁決萬幾甫畢即

召名儒臣講論經義務抉其根源參伍羣言以求至當經筵所

進日講四書及尚書周易解義皆裁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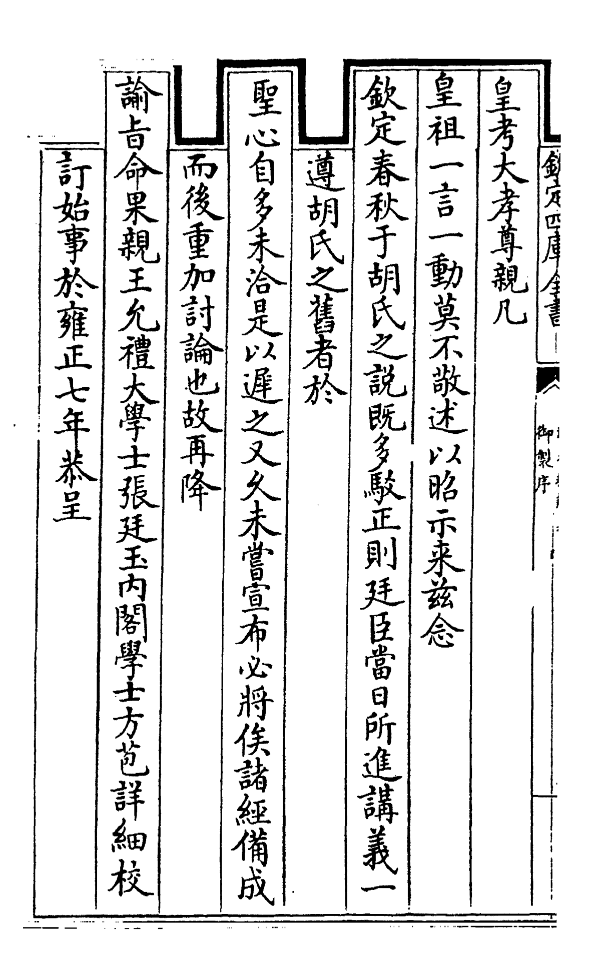


聖心以為無憾者故即時刊布及晚年以明初五經大全收採討論尚未精詳口授指畫成周易折衷一書詩書春秋則

命重臣開館編次而

親釐定之惟三禮體大未議纂修蓋有待也周易折衷成於康熙五十四年春秋傳說彙纂成于六十年已經頒布餘二經則至我

皇考繼序之後始次第告成



皇考大孝尊親凡

皇祖一言一動莫不敬述以昭示來茲念

欽定春秋于胡氏之說既多駁正則廷臣當日所進講義一

遵胡氏之舊者於

聖心自多未洽是以遲之又久未嘗宣布必將俟諸經備成

而後重加討論也故再降

諭旨命果親王允禮大學士張廷玉內閣學士方苞詳細校

訂始事於雍正七年恭呈

御覽者再而後告成凡六十四卷乾隆二年鋟版既訖諸臣
請製序文須示海内朕反覆循覽於胡氏穿鑿之說曠
若發蒙筆削之旨闡明者亦過半焉夫解義之成蓋數
十年於茲矣觀
皇祖之久不宣布可以徵望道未見之心觀
皇考之再三考訂而後
命刊可以知善繼善述之義豈惟是經之窔奧將由是以開
通哉即

兩朝聖人之心法治法亦於斯可睹矣

乾隆丁巳仲春月

乾隆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奉

旨開載監修總裁分撰校訂校錄校刊監造諸臣銜名

總裁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禮部左侍郎管翰林院掌院學士事臣庫勒納

經筵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臣李光地

分撰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臣王封溁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臣高士奇

日講官起居注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臣田喜霽

日講官起居注侍讀學士臣德格勒

日講官起居注侍讀學士臣博濟

日講官起居注侍讀學士臣朱都納

日講官起居注侍讀學士臣思格則

日講官起居注侍讀學士臣彭孫遹

監修

總理事務和碩莊親王臣允祿

校訂

總理事務和碩果親王臣允禮

總理事務少保大學士臣張廷玉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方苞

校録

翰林院侍讀今任福建學政臣周學健

翰林院編修臣朱良裘

翰林院編修臣余棟

翰林院編修臣鄧啓元

翰林院檢討臣周龍官

翰林院編修臣王興吾

翰林院編修臣呂熾

翰林院編修臣夏廷芝

翰林院編修臣王檢

原任翰林院編修今任山西道監察御史臣劉元燮

原任翰林院編修今任福建道監察御史臣鹿邁祖

原任翰林院編修今任吏部驗封司郎中臣陳其凝

原任翰林院編修今任刑部陜西司員外郎臣吳文煥

原任翰林院檢討今任分廵浙江金衢嚴道按察使副使臣程光鉅

原任翰林院編修今任四川順慶府知府臣王泰甡

校刊

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臣陳浩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修撰臣嵇璜

右春坊右賛善兼翰林院檢討臣趙大鯨

翰林院編修臣萬承蒼

翰林院檢討今任山東學政臣李先墺

翰林院編修臣于枋

翰林院編修今任江西學政臣于辰

翰林院編修臣林蒲封

翰林院編修臣柏謙

翰林院編修臣楊廷棟

翰林院編修臣徐以烜

翰林院編修臣吳士珣

翰林院檢討臣韓彦曾

翰林院編修臣陳大受

原任翰林院編修今任雲南道監察御史貴州學政臣鄒一桂

原任翰林院編修今任雲南曲靖府知府臣王雲銘

監造

巡視長蘆等處鹽政監察御史內務府佐領臣三保

內務府南苑郎中兼佐領臣雅爾岱

內務府掌儀司郎中兼佐領臣永保

內務府織染局員外郎臣李之綱

內務府廣儲司司庫臣三格

監造臣西寧

監造臣恩克

日講春秋解義卷目

經部五　春秋類

文公五年之九年

第二十五卷

文公十年之十四年

第二十六卷

文公十五年之十八年

第二十七卷

宣公元年之四年

第二十八卷

襄公十四年之十六年

第四十一卷

襄公十七年之二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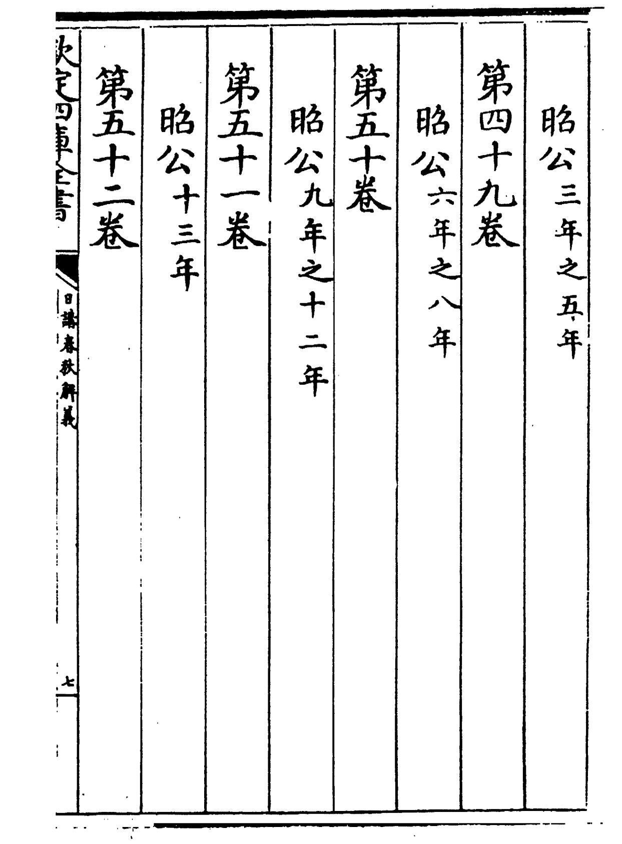
第四十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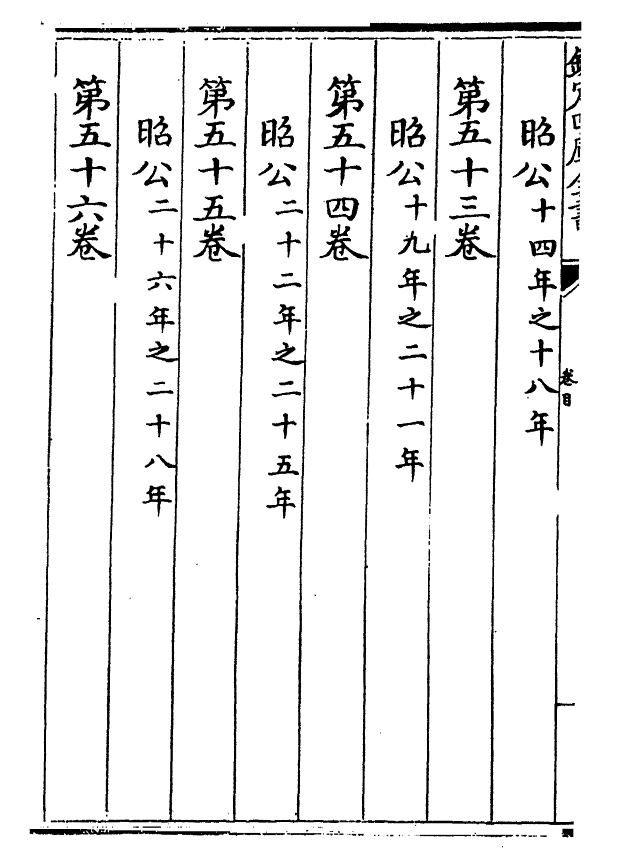
襄公二十一年之二十三年

第四十三卷

襄公二十四年之二十五年

第四十四卷





昭公二十九年之三十二年

第五十七卷

定公元年之四年

第五十八卷

定公五年之八年

第五十九卷

定公九年之十二年

第六十卷

哀公十五年之二十七年

臣等謹按

日講春秋解義六十四卷是書爲

聖祖仁皇帝經筵舊稿

世宗憲皇帝復加考論乃編次成帙說春秋者莫夥

於兩宋其爲進講而作者宋史藝文志有王𥙿

春秋講義二卷今已散佚張九成橫浦集有春

秋講義一卷永樂大典有戴溪春秋講義三卷大

柢皆演繹經文指陳政理與章句之學迥殊是非
惟崇政邇英奏御之體裁如是亦以統馭之柄在
慎其賞罰賞罰之要在當其功罪而別嫌疑明是
非定猶豫者則莫精於春秋聖人筆削之旨實在
於是也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公扈子曰有
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春秋國之鑑也董仲舒
推演公羊之旨得二百三十二條作春秋決事
十六篇其義葢有所受矣是編因宋儒進御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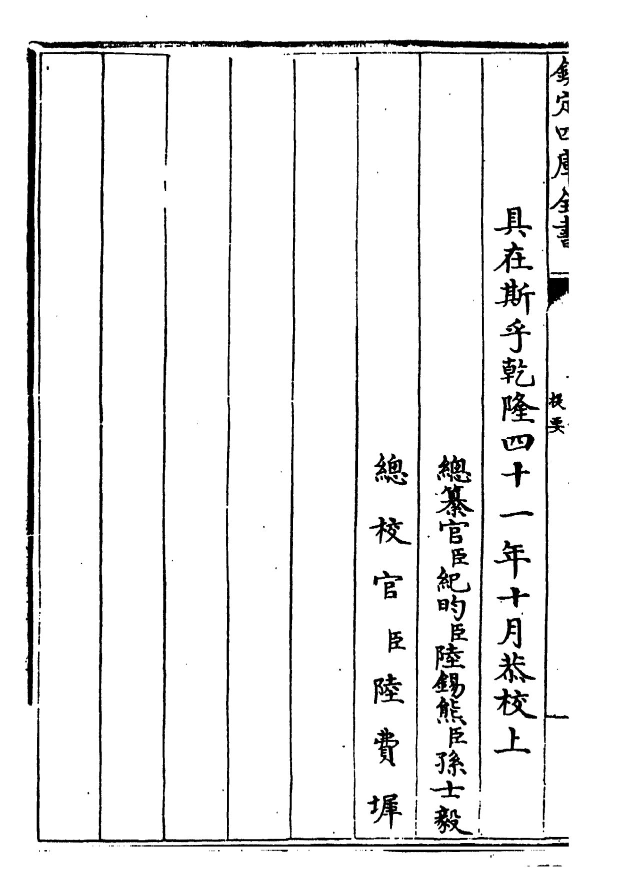
體以闡發微言每條先列左氏之事跡而不取其浮夸次明公穀之義例而不取其穿鑿反覆演繹大旨歸本於王道允足明聖經之書法而探帝學之本原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

聖

聖相承鄭重分明以成此一編豈非以經世之樞要



具在斯乎乾隆四十一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日講春秋解義總說

綱領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禮記經解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莊氏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又曰春秋以道名分

董氏仲舒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大為說以明之

又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

又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死罪之名故春秋禮義之大宗也

劉氏向曰春秋無通義

司馬氏遷曰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七十子之徒口

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

班彪引古語稱史見極平易正直

韓氏愈曰春秋謹嚴

又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

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者也有過者亦

未有大於四國者也不先治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

理不得聖人之心矣

程子曰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

奥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

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寛猛

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

又曰春秋有重疊言者如征伐會盟之類蓋欲成書勢

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

異則義須别

胡氏安國曰春秋為誅亂臣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

朱子曰春秋是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為鑒戒耳如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桓公之書即位則是桓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耳

通論

公羊氏高曰君子何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

董氏仲舒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又曰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

王氏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舍則無所取衷矣

孔氏穎達曰年時月日四者史之所記皆應具文而春秋之經或時而不月月而不日亦有日不繫月月而無時者或史文先缺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脱誤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既得其月時則可知仲尼不應故闕其時獨書其月當是寫者脱漏其日不繫於月或是史先闕文若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壬申丁丑雖欲改正無以復知其時而不月月而不日者史官之文亦或自有詳

畧案經傳書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上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畧同而日數嚮倍此則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且他國之告有詳有畧若告不以日魯史無由得其日而書之如是則當時之史亦不能使日月皆具仲尼從後修之舊典參差安能皆使齊同去其日月則或害事之先後備其日月則古史有所不載自然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畧之既有

詳畧不可以為襃貶故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為例啖氏助曰左氏比餘傳其功最高博采諸家叙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穀梁意深公羊辭辯隨文解釋往往鈎深但以守文堅滯泥難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條例義有不合亦復强通或至矛盾不近聖人夷曠之體又不知有不告則不書之義凡不書者皆以義說之列國至多若盟會征伐喪紀不告亦書則一年之中可盈數卷况他國之

事不憑告命從何得書但書所告之事定其善惡以文褒貶耳左氏言褒貶者又不過十數條其餘事同文異者亦無他解舊解皆言從告及舊史之文若如此論乃是夫子寫魯史耳何名修春秋乎故謂二者之說俱不得中

趙氏匡曰啖氏依公羊家舊說云春秋變周之文從夏之質予謂春秋因史制經以明王道其指大要二端而已興常典也著權制也故凡郊廟喪紀朝聘蒐狩

昏取皆違禮則譏之是興常典也非常之事典禮所不及則裁之聖心以定褒貶所以窮精理也精理者非權無以及之故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以游夏之徒不能賛一辭然則聖人當機發斷以定厥中辯惑質疑為後王法何必從夏乎問者曰然則春秋救世之宗指安在荅曰在尊王室正陵僭舉三綱提五常彰善癉惡不失纎芥而已又曰褒貶之指在乎例綴叙之意在乎體所謂體者其大

概有三而區分有十所謂三者凡即位崩薨卒葬朝聘會盟此常典所當載也故悉書之隨其邪正而加褒貶此其一也祭祀婚姻賦稅軍旅蒐狩皆國之大事亦所當載也其合禮者夫子修經之時悉皆不取故公穀云常事不書是也其非者及合於變之正者乃取書之而增損其文以寄褒貶之意此其二也慶瑞災異及君被殺被執及奔放逃叛歸入納立如此竝非常之事亦史册所當載夫子則因之而加褒貶

焉此其三也此述作之大凡也所謂十者一曰悉書以志實二曰畧常以明禮三曰省辭以從簡四曰變文以示義五曰即辭以見意六曰記是以著非七曰示諱以存禮八曰詳内以異外九曰闕畧因舊史十曰損益以成辭知其體推其例觀其大意然後可以議之耳或曰聖人之教求以訓人也微其辭何也荅曰非微之也事當爾也人之善惡必有淺深不約其辭不足以差之也若廣其辭則是史氏之書耳焉足

以見條例而稱春秋乎

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

程子曰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

又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

又曰春秋之文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小大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力也

又曰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

又曰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来書得全别一般事便書得别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辭異者葢各有義非可例拘也

汪氏藻曰六經惟春秋為仲尼作聖人見其所志之書也學而不明乎是非何以為人治而不明乎刑賞何以為國此書之所以作而為萬世法也

朱子曰史記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說出在那形而下者上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

呂氏大圭曰春秋穿鑿之患其大端有二一曰以日月為褒貶二曰以名稱爵號為褒貶春秋以事繫日以

日繫月以月繫時事成於日者書日事成於月者書月事成於時者書時其或宜月而不月宜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

劉氏永之曰春秋因乎魯史而筆之傳之而王法由諸而明亂逆由諸而章也言之重辭之複必有大美惡焉此先儒之説也柳當考之葢史册之實錄而其紀載之體異焉耳其凡有五有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有重其終而錄其始者有重其始而錄其終者有

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有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此五者其凡也而皆所以紀實也夫首止之與葵丘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為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美矣而盟不異書同日也平丘之會無美焉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實之紀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將書其取鼎也於稷之會則始之以成宋亂此重其終而錄其始也既書曰宋伯姬卒也於澶淵之會則終

之以宋災故此重其始而録其終也會未有言其故者於玆二者言之特以明其所重也他如書實来則先書州公如曹書齊侯伐北燕則遂書暨齊平皆是物也子朝之亂叔鞅至自京師而言之未知其孰是焉故曰王室亂此非承赴告之辭聞而知之而書之者也劉單以王猛居於皇則来告矣敬王居翟泉而尹氏立子朝則来告矣此承赴告之辭而書之者也皆實之紀也非惡之大而詳其辭也曰言之重辭之

複必有大美惡焉者先儒之過也

經傳源流

班氏固曰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

杜氏預曰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

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

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

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

遺制下以明將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刋

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

有詳畧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

修之

陸氏德明曰古之王者必有史官君舉則書所以慎言

行昭法式也諸侯亦有國史春秋即魯之史記也孔子應聘不遇自衛而歸西狩獲麟傷其虛應乃與魯君子左丘明觀書於太史氏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遺制下明將來之法褒善黜惡勒成十二公之經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為之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人當世君臣其事實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

故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之傳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故不顯於世漢興齊人胡毋生趙人董仲舒竝治公羊春秋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皆仲舒弟子嬴公守學不失師法授東海孟卿及魯眭弘弘授嚴彭祖及顏安樂由是公羊有嚴顏之學弘弟子百餘人常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彭祖授琅邪王中中授同郡公孫文及東門雲安樂授淮陽泠豐及淄川任翁豐授大司徒馬宮及琅邪左咸始

貢禹事嬴公而成於眭孟以授潁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又疏廣事孟卿以授瑯邪筦路筦路及冥都又事顔安樂路授大司農孫寶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武帝時為博士使與董仲舒論江公吶於口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義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衛太子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蔡千秋梁周慶丁姓皆從

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宗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乃名千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後又選郎十人從千秋受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詔劉向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使卒授十人十餘歲皆明習乃名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望之等多從穀梁由是大盛慶姓皆為博士姓授楚申章昌曼君初尹更始事蔡千秋又受左氏傳取其

變理合者以為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房鳳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為講學大夫　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張蒼蒼傳洛陽賈誼誼傳至其孫嘉嘉傳趙人貫公貫公傳其少子長卿長卿傳京兆尹張敞及侍御史張禹禹數為御史大夫蕭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薦禹徵待詔未及問會病死禹傳尹更始更始傳其子咸

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漢書儒林傳云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始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左氏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歆授扶風賈徽徽傳子逵逵受詔列公羊穀梁不如左氏四十事以奏之名曰左氏長義章帝善之逵又作左氏訓詁司空南閣祭酒陳元作左氏同異大司農鄭衆作左氏條例章句南郡太守馬融爲三家

異同之說京兆尹延篤受左氏於賈逵之孫伯升因
而注之汝南彭汪記先師奇說及舊注太中大夫許
淑九江太守服虔侍中孔嘉魏司徒王朗荆州刺史
王基大司農董遇徵士燉煌周生烈竝注解左氏傳
梓潼李仲欽著左氏指歸陳郡穎容作春秋條例又
何休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鄭康成鍼膏
肓發墨守起廢疾自是左氏大興漢初立公羊博士
宣帝又立穀梁平帝始立左氏後漢建武中以魏郡

李封為左氏博士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因不復補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乃立於學官仍行於世迄今遂盛行二傳漸微左氏今用杜預注公羊用何休注穀梁用范寗注

啖氏助曰古之解說悉是口傳自漢以来乃為章句如本草皆後漢時郡國而題以神農山海經廣說殷時而云夏禹所紀自餘書籍比比甚多是知三傳之義本皆口傳後之學者乃著竹帛而以祖師之目題之

予觀左氏傳自周晉齊宋楚鄭等國之事最詳晉則每一出師具列將佐宋則每因興廢備舉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國各異左氏得此數國之史以授門人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乃演而通之總而合之編次年月以為傳記又廣采當時文籍故兼與子產晏子及諸國卿佐家傳并卜書及雜占書縱橫家小說諷諫等雜在其中故叙事雖多釋意殊少是非交錯混然難證公羊穀梁初亦口授後人據其大義

散配經文故多乖謬失其綱統然其大指亦是子夏
所傳
鄭氏樵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有未經夫子筆削之春秋有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孔頴達曰春秋之名無所經見惟昭二年韓起來聘見魯春秋晉語司馬侯對悼公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之傅其太子楚語申叔時論傳太子之法亦云教之以春秋由此觀之是周之典禮不存惟魯春秋為列國所重皆在

夫子未修之前舊有春秋之目則韓起之所見與叔向叔時之所學者乃周公伯禽以來上自天子下至列國禮樂征伐等事無不備載皆周之盛時為王之典章此杜預所謂周之舊典禮經是也今汲冢瑣語亦有魯春秋記魯獻公十七年事諸如此類皆夫子未生之前未經筆削之春秋也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此魯史記東遷以後事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也或謂春秋之名取賞以春夏

刑以秋冬或謂一襃一貶若春若秋或謂春獲麟秋成書謂之春秋皆非也惟杜預所謂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此說得之汲冢瑣語記夫子時事自為夏殷春秋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以至晏子虞卿呂不韋陸賈著書皆曰春秋葢當時述作之流於正史外各記其書皆取春秋以名之然觀其篇第本無年月與錯舉春秋以為所記之名則異矣

問公穀傳大概皆同朱子曰所以林黄中說只是一人

只是看他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當時皆有所傳授其後門人弟子始筆之於書耳曰想得皆是齊魯閒儒其所著之書恐有所傳授但皆雜以已意所以多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舊

馬氏端臨曰案春秋古經雖漢藝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而自漢以來所編古經則俱自三傳中取出經文名之曰正經耳又曰易有彖象本與卦爻為二而王弼合之詩書有序本與經

文為二而毛萇孔安國合之春秋有三傳亦本與經文為二而治三傳者合之先儒務欲存古於是取其已合者復析之命之曰古經然彖象之與卦爻序之與經毛孔王三公雖以之混為一書尚未嘗以已意增損於其間苟復析之即古人之舊矣獨春秋一書三傳各以其說與經文參錯而所載之經文又各爭異蓋事同而字異者及邾儀父盟于蔑于眛之類是也事字俱異者尹氏君氏之類是也元未嘗書其事

而以意增入者孔子生孔丘卒是也然擇其差可信者則左氏為優何也葢公羊穀梁直以其所作傳文攙入正經不曾別出而左氏則經自經而傳自傳又杜元凱經傳集解序文以為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則是左氏作傳之時經文本自為一書至元凱始以左氏傳附之經文各年之後是左氏傳中之經文可以言古經矣

傳注得失

歐陽氏修曰傳之於經勤矣其述經之事時有賴其詳

焉至其失傳則不勝其戾也其述經之意亦時有得

焉及其失也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經而反卑之

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

取其卑小之說不可也

又曰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惑者十五六

程子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

晁氏說之曰穀梁晚出於漢因得監省左氏公羊之違

畔而正之至其精深遠大者真得子夏之所傳范氏又因諸儒而博辯之申穀梁之志也其於是非亦少公矣非若征南一切申傳汲汲然不敢異同也

楊氏時曰伯淳先生嘗有語云看春秋若經不通則當求之傳傳不通則當求之經某嘗問之云傳不通則當求之經何也曰只如左氏春秋書君氏卒君氏乃惠公繼室聲子也而公羊春秋則書曰尹氏傳云大夫也然聲子而書曰君氏是何義當以尹氏為正此

所謂求之經

胡氏安國曰傳春秋者三家左氏叙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辭辯而義精學經以傳為案則當閱左氏玩辭以義為主則當習公穀

胡氏寧曰左氏釋經雖簡而博通諸史叙事尤詳能令百世之下頗見本末其有功於春秋為多公穀釋經其義皆密如衛州吁以稱人為討賊之辭也公薨不地故也不書葬賊不討以罪下也若此之類深得聖

人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考其源流必有端緒非曲說所能及也啖趙謂三傳所記本皆不謬義則口傳未形竹帛後代學者妄加附益轉相傳授浸失本真故事多迂誕理或舛駁其言信矣然則學者於三傳忽焉而不習則無以知經習焉而不察擇焉而不精則春秋之宏意大旨簡易明白者汩於僻說愈晦而不顯矣

朱子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

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穀考事甚踈然義理却精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不曾見國史又曰左傳君子曰最無意思因舉芟夷蘊崇之一段是關上文甚事左傳是一箇審利害之幾善避就底人所以其書有貶死節等事其間議論有極不是處如周鄭交質之類是何議論其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只知有利害不知有義理此段不如公羊說君子大居正却是儒者議論

又曰或有解春秋者專以日月為襃貶書時月則以為貶書日則以為襃穿鑿得全無義理若胡文定公所解乃是以義理穿鑿故可觀

問胡春秋如何曰胡春秋大義正但春秋自難理會

又曰前輩做春秋義言辭雖粗率却說得聖人大意出如二程未出時便有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他們說經雖是甚有疎畧處觀其推明治道直是凛凛可畏

又曰左傳是後来人做為見陳氏有齊所以言八世之

後莫之與京見三家分晉所以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却詳於道理上便差經學者於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誤

擇之說文定說得理太多盡堆在裏面朱子曰不是如此底亦壓從這理來

問春秋胡文定公之說如何曰尋常亦不滿於胡說且如解經不使道理明白却就其中多使故事大與做時文答策相似

晁氏公武曰三傳之學穀梁所得最多諸家之解范甯之論最善
郝氏經曰三傳之說雖不同要之出於聖人之門而學有所自終不外聖人之書法自王通為三傳作而春秋散之言而盧仝輩遂謂三傳當束高閣而獨抱遺經陸淳啖助趙匡等因之遂創為之傳自是春秋之學不專於三傳矣
虞氏集曰昔之傳春秋者有五家鄒夾先亡學春秋者

據左氏以記事以觀聖筆之所斷而或議其浮華與經意遠者多矣是以公穀據經以立義專門之家是以尚焉唐啖趙師友之間始知求聖人之意於聖人手筆之書宋之大儒以為可與三傳並治者明其能專求於經也然傳亡存者惟纂例等書意其傳之所發明無出於所存之書者清江劉氏權衡三傳得之為多而其所為傳用意與深非博洽於典禮舊文者不足以盡明之是以知者鮮矣

日講春秋解義總說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一至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主事臣張　培

謄錄監生臣吳壽朋

謄錄監生臣馮光熙

日講春秋解義卷二

隱公 公名息姑魯惠公之子姬姓侯爵自周公子伯禽始受封傳世十有三而至隱公攝主國事謚法不尸其位曰隱

周 文武開基始都豐鎬幽厲板蕩平王東遷洛陽盡舉故都而棄之秦所謂東周也於是王室微弱至平王四十九年而入春秋魯隱公三年平王崩桓王立

鄭 姬姓伯爵自桓公始受封周厲王之子宣王之弟也子武公武公子莊公莊公元年封弟段于京二十二年克段于鄢入春秋

齊姜姓侯爵自太公相武王定殷受封于齊受命專征侯伯傳世十三至僖公九年入春秋

宋子姓公爵周武王定殷邦封微子啓于宋以奉殷祀傳世十四至穆公七年入春秋魯隱公三年穆公卒弟殤公與夷立

晉姬姓侯爵自唐叔始受封傳世十一而至昭侯昭侯封文侯之弟成師于曲沃晉始亂分為二以翼曲沃別之

翼昭侯之後傳孝侯鄂侯鄂侯二年入春秋隱公五年曲沃伐翼翼侯奔隨王命虢公立鄂侯之子光于翼是為哀侯隱公六年晉逆翼侯于隨納諸鄂謂之鄂侯

曲沃成師之後傳曲沃莊伯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隱公七年曲沃莊

伯卒子稱代立是為曲沃武公

衛 姬姓侯爵自康叔始受封傳世十三至桓公十三年入春秋魯隱公四年衛州吁弒桓公自立冬殺州吁宣公晉立

蔡 姬姓侯爵蔡叔之子蔡仲率德改行成王復封於蔡傳世十三至宣公二十八年入春秋魯隱公八年宣公卒子桓侯封人立

曹 姬姓伯爵自曹叔振鐸始受封傳世十二至桓公終生三十五年入春秋

滕 姬姓侯爵至魯隱公七年見滕侯卒其後稱子蓋為時王所黜

陳 媯姓侯爵舜之後自胡公始受封傳世十二至桓公二十三年入春秋

杞 姒姓侯爵夏禹之後自東樓公始受封傳五世至武公二十九年入春秋魯莊公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益為時王所黜其後又稱子

薛 任姓侯爵至魯隱公十一年見來朝莊公三十一年書薛伯卒益為時王所黜其後至昭公三十一年見葬薛獻公

莒 己姓子爵至魯文公十八年見庶其

郳 曹姓附庸國自儀父入春秋後為子至魯莊公十六年書郳子克卒

許 姜姓太嶽之後至魯隱公十一年見許莊公及許叔魯桓公十五年許叔入于許即魯僖公四年許男新臣卒葬許穆公也

小邾 曹姓顓頊之後魯莊公五年書郳犂來來朝葢附庸而未爵命其後數從齊桓公尊王室王命為諸侯至魯僖公七年始書小邾子

楚 羋姓子爵自熊繹始受封八世至熊渠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此僭王之始也又八世至熊儀是為若敖又二世至熊眴是為蚡冒其弟熊通簒立是為武王武王十九年入春秋

秦 嬴姓伯爵顓帝之後也殷有蜚廉周有造父周孝王使非子畜馬蕃息分土為附庸邑之秦六世至襄公將兵救周送平王東遷有功封為諸侯襄公卒文公立文公四十四年是為隱公元年又六世至穆公任好十五年魯僖公十五年始見春秋

吳

姬姓子爵自太伯祚吳五世至周章而武王克殷因封之吳又十四世至夀夢而吳始益大稱王魯成公七年始見春秋

越

其先禹之苗裔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禹祀後二十餘世至于允常魯昭公五年偕楚伐吳始見於春秋允常與闔廬戰而相怨伐定公十四年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為越王是年吳伐越越敗之于檇李

日講春秋解義卷一

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子以平王四十九年嗣位謚法不尸其位曰隱

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子姓宋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聲子孟子之姪娣也元妃卒次妃攝治内事故謂之繼室宋武公生仲子宋杜注梁國睢陽縣今河南歸德府治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魯括地志曲阜縣外城伯禽所築也今屬山東兖州府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追成父志以位讓桓為桓尚少立為大子率國

人奉之為經元年春不書即位傳

元年

公羊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此魯隱公即位之首年孔子筆削所託始也諸侯奉天子正朔凡有事於天子之國必用天子之年至紀本國之政亦得自用其年舊史之常法也首年稱元自董氏仲舒以為視大始而欲正本何休杜預附而益之遂有體元之説胡氏安國推衍乾

元坤元之用而謂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又曰元即仁也仁人心也雖理亦可通而非經之本指也舜典稱元日商書稱元祀古之帝王義或有取而遂目為聖人之書法則鑿矣

春王正月

左傳元年春王周正月（言周以別夏殷）不書即位攝也

公羊傳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文王周始受命制法之王）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

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也微母俱媵也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桓母右媵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穀梁傳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成隱讓桓之志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隱長桓幼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不明讓者之善則弒者之惡不顯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惠謂私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

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兄先弟後天之倫次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隱為世子受命于惠公為魯君已受命于天王已廢天倫而忘君父弟先于兄是廢天倫私以國讓是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王正月者周正建子之月也周人即以是月為春夏書甘誓曰怠棄三正則三正疊用古已有此而漢書陳寵傳曰冬至之節陽氣始萌天以為正周

以為春又其明徵也以經文考之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春二月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若夏正建寅之月則凍宜解無冰非異矣況卯辰之月乎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建亥之月則隕霜非異而亦無菽矣以是知先儒夏時冠周月之說未得其實也春秋之例必通一時無事可紀乃書首月以備四時而成歲惟人君之始年雖下二月有事可紀必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史策

之正法也隱公自居於攝雖改元朝廟與國人更
始而未行即位之禮故不書即位莊閔僖元年不
書即位與此同葢事有其實旣行即位之禮舊史
所書孔子不得而削也未行即位之禮舊史所無
孔子不得而增也胡氏安國乃謂孔子首絀隱公
以明大法誤矣謂上不禀命於天子則魯十二公
之所同也謂内不承國於先君則於定公之書即
位不可通矣侯國紀事雖得自用其年而所奉乃

天子之朔故必書王正月程氏端學曰若周史則不書王得其義矣先儒乃謂天下皆知有帝故虞之正月不冠以帝天下皆知有王故夏之正月不冠以王而以加王於正為孔子特筆亦臆説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凡書邾公羊俱作邾婁蔑公羊穀梁竝作眛此書盟之始

邾今山東鄒縣蔑杜注魯地今泗水縣東有姑蔑故城

左傳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為蔑

之盟

公羊傳　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為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最聚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為稱字褒之也曷為褒之為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眾矣曷為獨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為可褒奈何漸進也去惡就善曰進眛者何地期也其所期處

穀梁傳　及者何內為志焉爾內謂魯也儀字也父猶傅也男

子之美稱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于周也不日其盟渝也渝變也眛地名也

按聘禮大射儀燕禮五等諸侯皆稱公而公食大夫禮又以名篇則謂君為公本周制也魯侯爵而稱公乃臣子尊君之辭故孔子仍而不革邾魯附庸國儀父其君之字也附庸未得列於諸侯故書字以別之與王朝大夫諸侯兄弟同春秋凡書盟者惡之及者内為志會者外為主是盟隱公所欲

故曰及也諸侯當講信守義以承王事義不明而有私交信不足而有盟詛春秋志大道之公是以惡之也況數年以後公即伐邾盟果何益哉

附錄左傳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費伯魯大夫費庈父也費庈父食邑今山東魚臺縣西南有費亭郎杜注魯邑今魚臺縣東北有郎城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書于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鄭今河南新鄭縣鄢今河南鄢陵縣

左傳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凡傳言初者因此年之事而推其所由始也申

國名姜姓今河南南陽縣北有故申城生莊公及共叔段共今河南輝縣段出奔共故曰共叔莊公寤生史記寤生生之難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制鄭邑一名虎牢今河南汜水縣西有虎牢城武姜請于莊公欲以制邑封段公曰制巖邑也言其地巖險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虢叔東虢君也恃制巖險而不修德鄭滅之虢故城在今汜水縣東近滎陽界請京京杜注鄭邑今滎陽縣有京縣故城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祭仲鄭大夫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墻長三丈高一丈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

曰邑邑曰築都曰城過百雉言城之周圍過三百丈之數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三分國城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不合三等法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鄙邊邑貳兩屬也公子呂曰公子呂鄭大夫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叔久不除則舉國之民當

生他心公曰無庸將自及言無用除之彼將自及于禍也大叔又收貳以為已邑前兩屬者今皆取為已邑至于廩延言所侵愈多廩延杜注鄭邑今河南延津縣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子封即公子呂也厚謂土地廣大公曰不義不暱言不義之人不為衆所親暱厚將崩以牆屋喻也厚而無基必自崩喻衆所不附將自敗也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完城郭聚人民繕治其甲胄與兵器具備其步卒與車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無鐘鼓曰襲啓開也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

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段實出奔而以克為文明鄭伯志在于殺難言其奔遂寘姜氏于城潁城潁杜注鄭地史記正義曰許州臨潁縣是今河南臨潁縣有故城而誓之曰不及黄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潁谷潁水所出在今河南登封縣封人典封疆之官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食而不啜羮欲以發問也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羮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

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據武姜在設疑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闕掘也隧地中道也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賦賦詩也中融外洩各自為韻蓋所賦之詩有此辭傳畧而言之也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言能廣施孝道感悟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公羊傳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克大鄭伯

之惡也曷為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如即不如齊人語也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

穀梁傳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為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為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

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段奔走至鄢去已遠矣鄭伯猶追殺之何以異于探其母懷中赤子而殺之乎然則為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此春秋誅意之文也按鄭莊克段君臣合謀則當稱國命公子呂為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乗則當稱師而經專斥鄭伯所以惡莊也克者以力勝之若雠敵然不稱弟段不弟也于鄢謂既伐諸京又

處諸鄢極之於其所往也自常情觀之段躬為不義莊待其及而後討之似亦非過而春秋歸獄於莊何哉當其始姜欲立段段復多才為國人所與莊遽欲除之而罪狀未著懼無辭於母氏與國人也故授以大邑為作亂之階命貳收貳其勢漸逼猶曰姑待曰無庸縱使失道俟其繕甲興師形迹顯著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段屬籍當絶不可復居父母之邦矣夫王者

以善養人惟恐人之不入於善也而鄭莊於弟則惟恐不入於惡春秋所為深誅其意以正人心而扶世道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此書王室下交諸侯之始

左傳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也子氏仲子也薨在二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同軌畢至言海内皆至也諸侯五月同盟至五月而葬殺于天子同方嶽之盟其地漸近故五月可至不言畢至至不至無所拘也大夫三月同位

至三月而葬殺于諸侯古者行役不踰時故三月而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過月而葬殺于大夫外姻之在他國者過月可至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為差因為葬節贈死不及尸尸未葬之通稱弔生不及哀諸侯已上既葬則縗麻除無哭位豫凶事仲子在而來賵故曰豫凶事非禮也

公羊傳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為以官氏宰士也言宰與周公同言名又與宰周公異是宰下之士也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謂士不備四也以乘馬束帛乘馬謂大夫已上備

四也束帛謂玄三纁二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桓未君則諸侯曷為來賵之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尊桓母以赴告天子諸侯隱公之意也其言來何不及事也時葬事已畢無所復施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言惠公仲子當各使一使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比夫人為微故不得與惠公竝

穀梁傳母以子氏妾不得體君故以子為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

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

天王周平王也繫王於天春秋之特筆也宰者冢宰咺其名也惠公隱公之父仲子惠公之妾也王朝公卿例書爵咺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冢宰紀法所從出君有過舉當據紀法以爭之令乃承命下賵諸侯之妾使咺不知其不可是不智也知其不可而不言是不忠也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其失

職也

附録左傳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紀國名姜姓侯爵今山東壽光縣東南有紀城夷國名妘姓杜注在城陽莊武縣今山東即墨縣西有莊武故城隱十一年傳曰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春秋例也

有蜚不為災亦不書蜚負蠜也蓋食苗蟲之屬莊二十九年傳曰凡物不為災不書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此書叅盟之始宿國名風姓男爵杜注東平無鹽縣也今無鹽故城在山東東平州東

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黃杜注宋邑外黃縣有黃城今外黃故縣在河

南杞縣東北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公羊傳孰及之内之微者也

穀梁傳及者何内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盟不日宿邑名也

宿國名惠公與宋有郄至隱公立而求成於宋遂為此盟内稱及外稱人皆微者也微者之盟會不志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在也凡書盟者惡之或謂周禮有司盟之官至於詛祝玉府戎右太史皆

有職以掌盟載之事意者盟以結信出於人情亦先王所不禁乎不知司盟之設非先王所欲而不禁乃欲禁之而不能也聖人欲盡去盟詛之私直追大道之公惡盟之心與先王設盟之心未嘗不合皆欲以維信義之窮耳

附録

左傳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以桓為大子故隱公讓而不敢為喪主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衛杜注在汲郡朝歌

縣今朝歌故城在河南淇縣東北諸侯會葬非禮也不得接見成禮故不書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公孫滑共叔段子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

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虢西虢國也姬姓公爵杜注弘農陜縣東南有虢城陜縣今河南陜州也凡師能左右之曰以請師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

豫公子豫魯大夫私請師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

于翼翼杜注邾地在今山東費縣西南不書非公命也　新作南門

不書亦非公命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此書王臣私交之始杜注祭國伯爵也路史周圻内管城東北有古

祭城今河南開封府東北有祭伯城

左傳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

公羊傳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奔也奔則曷為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

穀梁傳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内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天子畿内大夫有采地謂之寰内諸侯聘弓鍭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聘弓鍭矢者古者以弓矢相聘問故左傳云楚

子問郤至以弓爾雅釋器云金鏃翦羽謂之鍭束脩之肉者脩脯也臣無竟外之交故弓矢不出竟場在禮家施不及國故束脩之肉不行竟中謂之竟場者竟是疆界之名至此易主故謂之疆場不貳之者言臣當一一稟君命無自專之道也

祭邑名伯或曰爵或曰字祭伯天子之卿畿内諸侯來者來朝於魯也不曰朝而曰來不與其朝也曷為不與其朝非王命也私交者人臣所禁故寰内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况隱公之立未嘗朝王祭伯不奉王命而遠來朝魯是為結

外交藐君父營私蔽公罪孰大焉春秋於王臣外交皆貶而不與所以正其本也

公子益師卒

左傳 衆父卒衆父公子益師字公不與小歛故不書日禮卿佐之喪小歛大歛君皆親臨之崇恩厚也小歛始死之歛蓋隱公不親臨衆父始死之歛故不書衆父卒日

公羊傳 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所見謂昭定哀所聞謂文宣成襄所傳聞謂隱桓莊閔僖

穀梁傳 大夫日卒正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故録其卒日以紀恩

不日卒惡也故略之

益師魯卿衆父之名稱公子者魯侯之子也諸侯之卿皆受命於天子當時不復請命而使為卿故皆不書官不與其為卿也其不書卒之日公羊以為遠然公子彄遠矣而書日則非遠也穀梁以為惡然公子牙季孫意如惡矣而書日則非惡也左氏以為公不與小斂然公孫敖卒於外而公在內叔孫舍卒於內而公在外不與小斂明矣而書日

則左氏之說亦非也程子曰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古史記事簡略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是為得之胡氏謂見恩數之有厚薄亦因左氏之說而失之者與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此書會之始戎今山東曹縣故戎城是也潛魯近戎之地當在今兖州府西南境

左傳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穀梁傳 會者外為主焉爾知者慮察安審危義者行臨事能斷仁

者守衆之所歸守必堅固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

春秋之例事以時成則書時而不書月而隱公自元年以後皆不書正月雖事以月成者亦書時故穀梁謂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公羊謂隱不有其正皆非也隱在位十有一年王命五至身既不朝又無一介之使報禮於京師是不奉正朔也故不書正以示義焉春秋凡會皆譏君臣同詞者非封

建之國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此書入國之始莒今山東莒州向國姜姓漢置向縣今江南懷遠縣西有故縣村

左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不安于莒歸其父母之國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公羊傳入者何得而不居也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茍不以罪則義皆不可受向我邑也

無駭帥師入極無駭穀梁作侅此書大夫專兵之始極附庸國今山東魚臺縣西有極亭

左傳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司空魯卿無駭不書氏未賜族庈父費伯也

公羊傳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曷為貶疾始滅也始滅昉于此乎昉適也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為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此滅也其言入何内大惡諱也

穀梁傳入者内弗受也内謂所入之國極國也苟焉以入人為志者人亦入之矣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

莒小國稱人略之也春秋小國卿大夫皆稱人無駭稱名春秋之初大夫未張猶多不書其氏也向極皆國名入者以兵造其國都得之而不居也其義為逆而不順諸侯非奉天子之命不得自相侵伐其不率者則大司馬九伐之法施焉今莒魯無王命而擅入人國天王不能討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此書盟戎狄之始唐杜注魯地方輿縣北有武唐亭

在今山東魚臺縣

左傳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

戎在徐州之域去魯為近故春既有潛之會秋復有唐之盟其書曰者以戎異於列國諸侯故謹之也潛之會戎請盟而公辭今乃遂與之盟不可已乎書及所以責公也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履緰左作裂繻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左傳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為君逆也

公羊傳紀履緰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為養廉遠恥也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宋公無母莫使命之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禮婦人無外事母命不得達故不得稱母通使文所以遠別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始不親迎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為託

始焉爾春秋之始也女曷為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　伯姬者何内女也其言歸何婦人謂嫁曰歸

穀梁傳逆女親者也親謂自逆之也使大夫非正也以國氏者以紀冠于履緰之上為以國氏為其來交接于我故君子進之也

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反謂為夫家所遣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

非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其不言使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履緰紀大夫伯姬魯女許嫁於紀者也書履緰逆女譏紀侯之不親迎也夫婦人倫之本父子君臣皆於此託始焉孔子告哀公以大昏為政之本文王之親迎于渭韓侯之親迎于蹶里竝見雅詩今紀侯不親迎而使履緰来豈所以重大昏之禮與然程子有言親迎者迎於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

禮且如秦楚遠隔豈有委宗廟社稷而親迎婦者文王親迎于渭未嘗出疆且為公子時也以此義推之韓侯因覲而迎非私行故於禮無譏天子諸侯之禮每與士庶人異二說竝存而不可偏廢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伯左氏作帛此書外相盟之始密杜注莒邑今山東昌邑縣東南有密鄉故城

左傳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

公羊傳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

穀梁傳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伯長也

以子繫紀非其爵以伯繫子無其國此闕文也闕文之例有三有自仲尼削之者如桓公無王王不稱天之類以大義削之而本非闕也至於舊文脫簡無從考按而夫子因之或秦灰之後卷帙散亡經師口授譌舛莫稽而後儒又因之皆不得不闕者雖作者之聖述者之明不能有所增損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公羊傳　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為君故母亦不終為夫人也

穀梁傳　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夫人子氏之薨左傳無明文杜預因歸賵豫凶事之說而斷以為桓公之母仲子夫既為夫人未有

無謚者何他日考宫仍稱仲子而不書其謚乎公羊以為隱公之母果隱公之母則既以夫人之禮書薨亦當以夫人之禮書葬矣故程子獨取穀梁隱妻之説而胡氏安國因之薨者上墜之聲夫人先君而薨則不書葬婦人從夫者也

鄭人伐衛此書諸侯專征伐之始

左傳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治元年取廪延之亂

鄭公孫滑在衛衛嘗為滑伐鄭至是鄭莊修怨以

伐衛夫叚既餬口四方滑兄弟之子必欲絶之而後快莊之忮悻不待貶而自見矣征伐者天子之大權就使衛果有罪可聲鄭果有言可執非奉王命不得興師而況遷怒復怨為廪延之徼郤乎不書戰者衛自輸服而不待戰也凡書伐而不書戰者皆可以此義通之

日講春秋解義卷一